

魏晋名士系列

—— 张 渺 著 ——

广陵绝

风流嵇康

这是一部嵇康的正史，也是魏晋历史的缩影。读过这段历史，也就了解了那个最混乱、最动荡的时代。

第一部有关魏晋名士嵇康的正史小说。

嵇康是魏晋名士的精神领袖，既具才情又充满性情；他也是中国古代的著名美男之一，白衣翩翩却英年早逝……有人说，嵇康之死，是中国古代最悲壮的死。因为，自他死后，风流云散，《广陵散》绝……

内蒙古出版集团
远方出版社



魏晋名士系列

张渺 著

广陵绝

风流嵇康

嵇康，三国时魏末文学家、思想家与音乐家。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，善于音律。创拟《长清》《短清》《长侧》《短侧》，合称“嵇氏四弄”，与东汉的“蔡氏五弄”合称“九弄”。他的《声无哀乐论》、《琴赋》、《养生论》等作品亦是千秋相传的名篇。与阮籍、山涛、向秀、刘伶、王戎及阮咸合称竹林七贤，七人的政治思想和生活态度大都“弄经典而尚老庄，蔑礼法而崇放达”。其中，嵇康的成就最高。



内蒙古出版集团
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广陵绝·风流嵇康/张渺著. - 呼和浩特: 远方出版社, 2011.1

(魏晋名士系列)

ISBN 978-7-80723-583-5

I. ①广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14446号

魏晋名士系列 广陵绝·风流嵇康

策 划 陈莎莎

著 者 张 渺

责任编辑 张 宇

封面设计 墨天策动

版式设计 韩 芳

出版发行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

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666号

(电话 0471-4919981 邮编 010010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中达兴雅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×1000 1/16

印 张 14

字 数 150千

版 次 2011年3月第1版

印 次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80723-583-5

定 价 26.00元

远方版图书, 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

前言

2010年的6月初，我在山阳，和一千七百年前的嵇康站在同一片土地上。那时候的他风华正茂，正如现在的我。

也许这就是我这次非要来山阳看一看不可的原因。

在我开始动笔的时候，心中的山阳，是一座有着千年沧桑的古城，砖瓦上斑驳的痕迹，大约便是魏晋人物风骨的注脚。

在那样一个年代，有这样一群人，长歌当哭、放浪形骸，嬉笑怒骂皆成文章。在面对许许多多让人无法挣脱的、无形的枷锁时，他们只能用有形的外在行为去把自己内心的苦闷淋漓尽致地甩出来，甩在世人面前，任人评说。精神越是寂寞，举动越是癫狂。

嵇康是这群人中的佼佼者，用现代人的审美来



看，他高大英俊，文武双全——几乎令人过目不忘——而且，他能“玩”音乐，会弹琴作曲，他还热衷于打铁，有一副好身材。这样一个人，几乎是“完人”了。

所以，才会时所不容吧？他对于精神的追求，太超脱于时代了，太“不合时宜”了。

如果，在一个平安喜乐的年代，也许他会安安稳稳做一个大隐于市的文人，著书立说，最后得享高龄——毕竟他是养生的行家呀。

而山阳就该是他一直隐居下去的地方。

真实的山阳——如今的焦作市，却和我想象中不太一样。

我在城中四处走动，试图寻找到一点昔日留下的痕迹。最终，一片破旧的土城墙消弭了我的期待。这就是山阳吗？就是那个应当见证了那么多悲欢喜怒的地方？竹林名士的飘逸何在？魏晋文人的不羁何在？那么多的千古风流，难道都被雨打风吹去了吗？

大概这就是历史的必然。

如果嵇康泉下有知，见到此情此景，也许，只是会一笑了之吧。

目录

楔子 ……1

第一章 少年怀幽愤 ……4

正始三年，公元242年。

曹爽秉政，侍中何晏党附，与夏侯玄、王弼等清谈论玄，开一时风气。这一年，二十岁的嵇康背着一把琴，自谯郡移居山阳。

第二章 尝见此中人 ……22

嵇康结识了山涛和千古第一“狂人”阮籍。自此，“竹林之游”渐渐拉开帷幕。这些乱世中的风云人物，也许，注定要在这乱世中相识。

正始五年，公元244年，“竹林之游”形成，逐渐，山阳和七位贤士名噪一时。

第三章 疏狂随我意 ……42

正始六年，公元245年，嵇康，二十三岁。

多少二十三岁的年轻人，还在不得志。这一年的嵇康，却写下了《养生论》，名动京城。

向秀作《难养生论》辩之。后来，他们成了最好的朋友。

第四章 玄语酬知音 ……57

正始七年，公元246年，嵇康已然二十四岁了。傲骨，疏狂。

钟会想结交嵇康，他轻衣肥裘，率众而往，遇到嵇康与向秀在树荫下锻铁，见到钟会前来，也不予理睬，只是与向秀一边高谈阔论一边打铁。等候很久也没有回音后，钟会准备离开。嵇康却开口问：“何所闻而来，何所见而去？”钟会回答：“闻所闻而来，见所见而去。”两人从此结下仇隙。

风流嵇康

…
1



第五章 竹深心自曲 …78

还是在正始七年，公元246年。

终于成家了，二十四岁的嵇康娶了沛穆王曹林的女儿，长乐亭主曹芳为妻。

自此，彻底卷入了政治斗争，再也脱身不得。

第六章 三载湮旧尘 …97

正始九年，公元248年。

山雨欲来风满楼。

嵇康自山阳到洛阳，开始在太学授课，耳濡目染，皆是动荡的政局。

第七章 世人如子子 …113

正元元年，公元249年。

司马懿血洗洛阳，史称“高平陵之变”。

侥幸逃得性命，嵇康、阮籍、向秀、王戎等人日复一日放浪形骸、谈玄论道、食散清谈，并称“竹林七贤”。

第八章 只作朝夕存 …132

嘉平四年，公元252年，嵇康三十岁，三十而立，依旧傲骨，依旧疏狂。

钟会带着自己的文章《四本论》去找他，在门口徘徊很久，还是不敢进去，只是把自己的文章扔了进去，就离开了。

第九章 把盏话经年 …150

甘露元年到甘露三年，公元256年到公元259年，三十四岁到三十七岁。

这三年，他在苏门山上，同孙登学道。

是的，学道。虽然，这三年中，孙登一句话都没有同他说。

第十章 千古杳余音 …166

景元三年，公元262年，嵇康，三十九岁。

在山阳，吕安案发，嵇康为吕安辩之，被指不孝，于洛阳东市行刑。

尾声 …182

附录：嵇康作品 …185

楔子

公元262年，嵇康四十岁。历史上没有记录这天的天气，但却是嵇康活在世上的最后一天。

洛阳东市刑场。一段悲壮的死亡。

坐在刑场上的时候，嵇康抚着的是自己那把琴。

随着看押他的皂吏，先是步行，后坐了囚车，又是步行，一步一步，他接近自己的死亡。

已经是在刑场上了吗？

他环顾周围，有好些熟悉面孔，有的是他的学生，正在神色激愤地呐喊，有的是他的朋友，都是十分悲痛的神情。至于那些面有喜色的，自然是他的敌人，他得罪过的人。只不过他的老对头钟会是个例外，他脸上的神情，是矛盾么？好似是介乎于欢喜与沉痛之间、矛盾的表情。

无暇再看钟会，他瞧见了管家嵇禄，捧着他的





琴走了上来。

“夫人呢？”

“夫人说……她不能来，她带着小公子和小姐，一早就出发回山阳了。”

嵇康苦笑：“回得好，他们没来就好，怎么能让她、让孩子见到我……”

这时，他的镣铐已经摘了，盘膝坐在刑场的台子上，双手接过了琴。

那是一把好琴。他用那把琴弹出过最好的曲子，那些曲子似乎现在还在竹林中飘荡。他弹了一次又一次，终于弹至此刻。

最后一次？

手指轻触琴弦，“铮”的一声，在一片喧哗与嘈杂声中几不可闻。

下面似乎有什么人抗议了几句，但很快就和那琴声一同淹没了——人头落地，血溅三尺才是他们想看的，这死囚带着一把琴上刑场倒确是新鲜，但没人不在乎。

他出生那一年，三国鼎立，各自纷扰，西蜀的刘备于白帝城驾崩，曾经人才济济的蜀汉走上了下坡路，远在北方的曹魏，却发展到了鼎盛时期，曹丕建魏称帝，大举进攻西蜀。

在这样的乱世中他长大了，正始年间，曹爽秉政，侍中何晏党附，与夏侯玄、王弼等清谈论玄，开一时风气。二十岁，就是这一年，他决意一个人

出发，前往河内的山阳，让他的人生轨迹沿着一条他当初出发时绝没有想到路脱缰而去。

嵇康的目光似乎凝滞在天际。

不，不能这样说。他侧了侧头。他这样的性格，也许注定要去山阳，注定要用那样一种姿态经历那些人或事。

乱世的时候，文人总是有乱世的姿态。战乱的年代，更迭的政权，总是不会给这些太清高的人留下多少余地，因言致祸也好，谨言慎行也罢；或是愤世嫉俗，或是遗世独立。嵇康不知道自己的生命能在历史中留下怎么样的痕迹，谁让自己正是出生在这一个时代。

他再次想起了那一年，他去山阳的那一年。



第一章 少年怀幽愤

正始三年，公元242年。

曾典秉政，侍中何晏党附，与夏侯玄、王弼等清谈论玄，开一时风气。这一年，二十岁的嵇康背着一把琴，自谯郡移居山阳。

嵇康是“竹林七贤”中最值得一说的男，洒脱、率真而特立独行。好友山涛也曾赞过他这一点：“嵇叔夜之为人也，岩岩若孤松之独立，其醉也，巍峨若玉山之将崩。”山涛的夸赞让妻子韩氏觉得奇怪，为此，当嵇康来家里拜访的时候，韩氏居然让山涛留宿嵇康，而当他们酣饮畅谈的时候，韩氏“夜穿墉以视之，达旦忘反”。

当嵇康被害二十年后，儿子嵇绍入洛阳，其俊美挺拔也曾传入王戎耳中，王戎当时感慨着对夸奖

嵇绍的人说：“你还没见过他的父亲呢！”

属于自己的故事，嵇康未必全都知道。随性和自然，使他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。酒、音乐，乃至打铁。跟能一起畅谈的人畅谈心意。

如果能一辈子都这样子，就好了。那时的嵇康或许这样想过。

就算他要到山阳去了，他也离不开他的这一切，尤其是他的琴。

清晨嵇康醒来的时候，脑中还萦绕着梦中的琴声。

梦里他有了一把好琴，那琴长七尺二寸，厚约二寸，纯丝为弦，木色焦黑，纹如冰裂，琴头临岳，琴底龙池，方正雅致，琴囊则是用玉帘巾单、缩丝制成，琴徽则是薄薄的几片翡翠，通体碧绿，流光溢彩。他轻抚了每一根琴弦，指尖触在琴上，先是觉着冰凉，随后又暖了起来，最后竟像是火烧着，好似在催他拨一拨弦。

梦中的他，抱着琴如获至宝，指端触在弦上轻轻一拨，琴音兀地拔起，透明如珠，于是他在琴上着意挥洒，音随意动，如击玉磬。他奏了一曲《广陵散》，金戈铁马之意绕琴峥嵘，弦音似是咬在了一起，又似是零零落落破空而出，一下子便撕开了他与琴周围的一切。他的指尖挥动得更加快了，比醒着时的技法更加娴熟更加自在，这就是梦吧，总比醒着时让他多几分快意。



怎料却醒了，大概是因为今日的阳光太好，才是清晨，隔着窗纸，已觉得一缕缕打在闭着的 eyes 上，能看见七彩的光晕，团团晃动着，晃得他丢下了梦中的自在和琴音，慌忙醒了过来，眼一张，又不得不眯缝了一下，将脸侧开，略躲一躲阳光。

人虽是醒了，梦中琴音未歇。霎时间，他听着旁的声音，包括檐上的鸟鸣、风吹着窗纸、廊外几个人来回走动的脚步声、还有大哥嵇喜匆匆唤着他的声音，都像是那把琴发出来的了。

终于还是要清醒。面对现实，哪怕是不愿意去做的事情。想着，心里就无端增加了烦恼。

“叔夜，快快起来，是仲悌来了。”仲悌是镇北将军吕昭的次子，也就是吕安。与嵇康自幼便相识，常在一处讨论些老庄之道。吕安也是性情中人，恃才傲物惯了的。在嵇家，他也只与嵇康至情来往，至于嵇康的大哥嵇喜，他是不放在眼里的。

嵇喜，他的大哥，并不曾进屋，只是在门外喊着。嵇康在榻上“嗯”了一声，又疑心大哥并没有听见自己随意的这一答应，高声再补了句：“知道了。”人已经坐起来了，宽袍大袖，原来昨夜睡下时不曾宽衣。

想到好友来访，毕竟是有些欢喜的。他匆忙梳洗一番出了门，进了前厅，见吕安一人负手而立。便上前道：“正打算临行前去与你说一声，你却来了。”说罢引吕安坐下，下人已奉上茶来。

吕安捧过茶盏轻轻抿了一口，道：“你去找我？看见我大哥，你虽是不说，脸色也还好，我却知道你心中不痛快，还是我来找你吧。正好给你送行。你这家伙，明日就动身了吧？”

嵇康笑道：“你与我大哥说话就有好脸色看么，只是没闹起来罢了。”

“闹起来？”吕安失笑，“你们兄弟都是有名的不动声色，你还有几分脾气，只要不来惹你，你也不会翻脸，你那大哥？嗨，你我的城府，是比不了他的。就算我要无礼，他也不会发作的。”

嵇康不语，只是笑笑，又道：“说是来送我，只怕又是来找我喝酒的。我明天一早动身。行李早收拾好了，此番去山阳，还不知何时回来，你若得闲，不妨去找我住几日。”

话音未落，只听身后一阵脚步声，嵇喜已走了进来，一脸笑容，倒是十分热情，上前道，“仲悌多日不曾见了，令尊可好？”

吕安却没答话，只是低头喝茶，嵇喜在一旁讪讪笑着。

嵇康兀地想起了一件事来。那一日也是吕安来访，恰好自己不在，哥哥嵇喜十分热情，几番请吕安进去坐。不料吕安并不搭理嵇喜，提笔只在门上写了个“鳳”字，便扬长而去。待自己回来，大哥提起此事，仿佛还十分欣喜，直说吕安瞧得起自己，才用这个“鳳”字夸赞。嵇康心中暗笑，却不





敢告诉大哥，这个“鳳”字，拆开来就是“凡鸟”二字，吕安私下嘲讽他是“凡鸟”的言辞，想不到竟题在了门上。想是吕安那一日实在对自己这大哥烦得厉害了。

嵇康瞧了瞧吕安，又看向自己大哥，突然觉得大哥未必不知道吕安那次题字的意思，只是不发作罢了，眼见吕安这已经是有些无礼了，嵇喜还是毫无愠色，心下又有些不忍，毕竟自己兄弟二人自幼失怙，全仗大哥带大自己。这位大哥的为人，虽是常为清流所不屑，但毕竟是自己的哥哥，于是赶忙打圆场道：“我与仲悌正要出去，大哥先不忙招呼了。”

嵇喜一怔，应了一声，还是又与吕安寒暄了片刻，这才转入内室。吕安强打精神勉强应付，面上似有不予之色，嵇喜仿佛也并不在意。

当下二人离了嵇府，到了常去的酒肆坐下，吕安才问道：“此去山阳，可有要投奔的人么？”

嵇康拈起酒杯，杯中琥珀色的酒浆微漾，透明澄澈，隐隐有馥郁芳香扑来，于是一饮而尽，液体从唇齿之间直滑入腹中，周身立时暖了起来。他指端犹自把玩着杯子，直在手中打了几个转，才说道：“倒是送了几封信去，山阳的山巨源似乎是十分赏识我，此人向有才名，只不知待人如何。日前又听闻沛王好清谈，常有一干清流与其来往，我也打算去拜访一下。”

吕安眉毛一挑：“山巨源？你说的莫非是人称颇有器量的山涛？若是去找他，不愁你在山阳不能立足了。”

嵇康手中仍把玩着杯子，不置可否，目光从吕安肩上越过看向门外。酒肆之外已是艳阳高照，周围的景物都被阳光晒得懒洋洋的，看似明晃晃亮堂堂，就像他的人生一般。但是这明晃晃亮堂堂的内里，却又看不出什么，像他此去山阳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

他的父亲是治书侍御史嵇昭。在嵇康小时候，父亲便已过世。虽是自幼丧父，毕竟出身士族，并就没有吃什么苦，且又博学多才，天质自然，长身玉立，龙章凤姿。又恬静寡欲，喜好老庄之道，远近闻名，常有雅士文人慕名前来，或是高谈阔论，或者文章互赏，慢慢地几年下来，虽是年纪轻轻，才二十出头，便已俨然是与当世许多前辈齐名。

对于自己的才学出众，他心中总是暗暗自负的，觉着这一世为人，总是要与他人不同的。这些念头平日只是在心中想一想，不曾与人说出来，不过为人处世，总流露着清高自诩之意。

父亲官拜治书侍御史，大哥嵇喜也早已举了秀才，出仕一途于自己而言，也许早就是注定的了，却似乎与自己性格不符。自己性好老庄，喜欢游山玩水，比起高官厚禄，对养生修仙的玩意儿，兴趣好像更浓些。嵇喜常劝自己“达人与物化，无俗不



可安”。可是，他是不想听从任何人的安排。事事由心，不是更好吗？

他当然明白大哥的意思，在大哥眼里，真正的高人，是不会在乎环境的俗与不俗的，也不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清高。大哥是这样做的，也希望自己的弟弟嵇康这样做。

虽然这样的境界是很难达到的，但是这次，嵇康决意要试一试了。

所以他要出发前往山阳了，那里风景如画，山河秀丽，想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志士，都把山阳作为暂时安身的理想所在。他就要出发去那个紧邻着都城洛阳、聚集了大批当代名士的地方，虽然他仍然没有想清楚自己去了能做什么，能怎样。

二十出头了，总要离开家门出去闯闯的，去就去吧。他想。或许，他还是太轻视混乱的政治环境了，想得太过简单了。或许，他又根本不曾关注过这纷乱的现实。他是不喜欢，不喜欢有时也是逃避。

他望着外面的阳光怔怔出神片刻，坐在他对面的吕安已自斟自饮了几杯，双眸微闭，摇头晃脑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却没有听清念得是什么。

最终还是吕安先开了口：“过一两年，说不定我也去了山阳找你。”

嵇康收回目光，看向吕安。吕安亦看着他，一时间二人各自无言。嵇康猜不出吕安说的是真心话